河汾教

弟

V
A195.776
W48

册 9
卷 9

廣造端夫婦教聞喜縣學諸生

是月二十二日聞喜猗氏平陸芮城大寧隰州六學之士試者盖五百人試聞喜縣則以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遂副之以教言

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可以與知可以能行則亦求之於可知可能而已矣不必舍夫婦以他求也有所不知有所不能則求之於聖人之不可知不可能又何爲即夫

婦而至焉者已在也道之終以天地爲圜而佛氏則小之矣道之始以夫婦爲輪而佛氏則遺之矣易始於乾坤以道天地也分於咸恒以道夫婦也不學天地不可謂之道而不學之於夫婦亦無以肖天地也天地交而有男女男女交而爲夫婦夫婦交而有父子子之再三蘖而有兄弟兄弟復爲夫婦而有父子又有兄弟也親之則兄弟疎之則朋友矣衡之則朋友統之則君臣矣君臣本朋友也朋友本兄弟也兄弟本父子也父子始於夫婦是以配天地而有三才

600021
JAN 6 - 1941

也君臣父子兄弟朋友未有不夫婦者也故夫婦之一倫即藏於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四倫之中而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四倫則夫婦之一倫盡之矣佛氏先逃夫婦逃夫婦以絕父子逃父子以鮮兄弟逃兄弟以叛君臣而卒不能逃於朋友一倫之外能自絕其夫婦父子兄弟而不能使天下之皆絕其夫婦以絕父子兄弟也使人皆絕夫婦以絕父子兄弟則無人而亦無有朋友之可偕矣況其逃之也而以師弟爲父子以長幼爲兄弟是終不能逃而去之也而徒

親其疏疏其親逆天理之自然然寔欲滅人生之類以盡歸之於寂滅而人生之類終不可滅也欲盡滅形而存性而不知形之不足以累性也欲人間之形而爲夫婦君臣父子兄弟者盡滅而存性以常任於寂滅而稱朋友而不知其爲氣化之自然也欲盡化天下之女而男之而不知男女之異形而同性而女終不能不感坤道以成也惟不知夫婦爲生生之仁之分是以不知天地爲生生之仁之合其逃天地卽逃夫婦之念擴而充之以至盡耳而君子之道之造端信自夫婦始故詩首關雎以風天下以至於小雅之賓客大雅之政事三頌之郊廟而天人生死之理皆從此一念以推之而還天理之自然以夫婦還夫婦以父子還父子以兄弟還兄弟以朋友還朋友以君臣還君臣以天地還天地而卽人情爲天理不得舍人以求天也又不得舍天地以求道也舍天地以求道舍人以求天而曰驚之於不可知不可能其所知且能者如捉風上壁之不可以實課而君子獨求之於可以與知可以能行者則果知而果能之而理

爲實理之可窮性爲實性之可盡命爲實命之可至也曰肖天地之夫婦而止矣

廣夷狄患難教猗氏縣學諸生

試猗氏縣則以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遂副之以教言

世境之不可過非世境之不可過則心境之不可過也而心之所最難過者是非榮辱利害死生而已矣四者愈進則愈艱然人生之苦趣盡此矣至夷狄患難則榮辱不足道輕之則利害當其前重之則死生屋其後而人心之堅定至於可以過死生之境則利害又有不足言者文文山之在北廷也正氣伸而處

之毅不可奪若無事者是非其死生之不入其胸中乎死生之不入其胸中則天下誠無有不可處之變若天下自變而爲千萬而我所以應之者一耳然文王之於羑里以閎夭之計解孔子之於向魋以微服解聖人之於不可處之變誠有以處之者故曰聖人無死地楊子云龍以不制爲龍聖人以不手爲聖人聖人飛而不亢者也安得手行無轍迹而人亦安得而死之奚啻無死地而已矣聖人嘗欲居九夷矣嘗欲乘桴以浮海矣使聖人而處夷狄安見夷狄之

可以至誠馴之也夷狄亦人也即不可以中國之禮義馴其去禽獸亦有間矣箕子治朝鮮而朝鮮之人至漢時尚不知淫盜漢人有竊其人之貲者朝鮮人駭之曰此何爲曰此之謂盜於是夷人始知盜是盜固中國人教之也則箕子者固聖人之能事而居夷之效亦可睹矣即老氏不嘗西遊而化諸國乎而佛氏之教之重譯三譯四譯而至中國是其所歷之諸夷皆可以教入者即西竺之獨悍於諸夷而佛氏之生其間亦知爲清虛之說矣使佛氏之徒而遇聖人

其一變而爲老氏再變而爲吾道而奈何謂不可化之夷狄耶况所謂患難者特中國之夷狄其於人性更近以虛舟狎漚者與之處尚嗒然喪我而况聖人之以天臨其上者乎然則君子小人之相戕亦君子之所以處小人者有未盡耳君子以君子待小人則小人不疑以小人待小人則小人不怨而亦與之相安於天地之間而已矣夫虎狼之於忌機之人尚爲之役而謂小人必甚於虎狼恐未然

廣百官教平陸縣學諸生

試平陸縣則以百官之富遂副之以教言

耳目鼻口皆官也五官唯心之官獨尊心之官官而君之矣其於四官長之也即君之也耳目鼻口不相通然有短長焉佛氏謂眼前全見左右隱見半後全隱特具八百功德而耳與口則無礙具千二百功德夫心也者又眼耳鼻舌身之主眼耳鼻舌身之所至而心未有不立通焉者故心之官君無定位而四官皆其所歷之位不侵四官之事而四官之事皆其事

也即心一也而性之生生於心中者亦有四焉仁義禮智是也孟子曰仁天之尊爵也是仁爲天君而當一王禮爲天公而當三事義爲天卿而當九列智爲天大夫而當二十七司也故仁可以兼禮義智而乾元亨利貞之四德獨稱乾元而大之也故聖人之學心學而非岐之於耳目鼻口之學其所謂心學者仁而已矣禮義智即仁之條理之事也仁則天君而非徒官而何官之不可以神馭故曰大德不官即仁亦有安利强之弗可齊者焉仁者安仁智者利仁畏罪

者强仁强則官之於一司而弗能通利則具體而微可以儲旦相而不可以君之也安仁之仁則聖人之官而以天君臨之矣聖人之胸中富百官誠有所以君之者天有三十五舍曰天官而統之者曰　帝周官三百六十以象天之三百六十度而統之以六官曰天地春夏秋冬以象六合春夏秋冬者東南西北之謂也即木火金水之四正而地即中央之土也天則兼地之五行而爲官非與五行之官對立而分局者也故天官咸有五官之司焉而吳澄氏不知天官

之大輙謬爲攷正之而曰某當爲春官某當爲夏與秋也是以天官自爲一官也故周之時周公爲天官周公者天君而行天官之事者也君而相之矣繼周公則召公爲冢宰芮伯爲司徒彤伯爲宗伯畢公爲司馬衛侯爲司寇毛公爲司空召公以下之於周公如蔣琬費禕輩之於孔明耳五官者耳目鼻口也天官者心也天王者心之尊爵之仁也聖人者仁之安者也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孔子者安之安而萬世一人者也其於昭于天而左右　帝則當爲天官之第一長其北斗之天樞乎而羲黃堯舜文周之諸聖尚其所鴈次之璇璣與而九官四友臣之矣故星家客星有老子其聃乎然則佛氏又其客之客者乎客星主奇令非德星少微比也皆斗魁之所總挈也嗟乎天之貴聖人也如此而世乃欲奪其陪臣之司寇聖人豈以司寇重者哉世誠有學聖人而得其門者與之謁　帝而禮聖人然後知孔氏之爲天上天下獨尊也

廣成人教芮城縣學諸生

試芮城縣則以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遂副之以教言

昔者公孫龍有白馬之辯曰白馬非馬也白所以名色馬所以名形也形之不可以爲色則白馬果非馬也此盖名實之辨也然則成人非人也衆人之不可以爲成人其奚異於馬之不可以爲白馬乎究成人之至則非聖人不可故曰誠者自成也非徒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已仁也成物知也是聖人之成

也孟子曰有成德者閔冉當之矣是大賢之成也明道狀康節而曰就其所至可謂安且成矣安蓋謂居安成蓋謂成德也然邵氏當在時雨化之之科謂之爲安且成則可謂之爲成德之成則未盡邵子者亞聖之成也成德者卽聖人所謂文之以禮樂可以爲成人者也可以爲者非其至者也今之成人者則姑取其忠信而已矣子路公綽冉有輩也故兼之以禮樂而成之子貢專對才也故兼之以行已之耻而士之聖人之再次而士之者今之所謂成人者也斗筲之從政者亦可謂不成人矣愚之所自律者卽不敢遠附然行已有耻見利思義之訓聞之熟諸生之所應愚者獨奈何舍耻與義而旁騖之他一途也愚而可以請託奪也則愚之不成人也不白之馬而已矣而諸生其忍以此望其師乎其忍以爲斗筲之從政者乎是師之所以望弟子者以聖賢而弟子之望其師者以禽獸也其亦未之思乎下人一等更有何地步諸生其毋以愚言爲過深非徒告芮人告晉之人不知其師者也虞芮之間所謂讓畔讓道之國也儒

行曰道塗不爭險易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和倘爭名而以他途進其亦孰能尸之

廣謀忠教大寧縣學諸生

試大寧縣則以爲人謀而不忠乎遂副之以教言聖人之學以仁爲主誠其踐之者也不知仁則其意必不可誠而不能誠之於欺慊之間未有可止仁之至善者誠即仁也誠此仁而已矣合人已之謂仁誠豈徒以自成而已乎即世之學佛仙者其術固自私自利之徒矣然僅欲自脫其死生則其誠亦小結果佛仙之大者亦未有不以接引爲大緣以及物爲陰功者也而況聖人之與天地合其德者乎故先見人

已之不當兩視則其欺人以自欺者自不可留之於心矣得不忠耶朋友視人之泛交者則審矣信則以道義相成非止謀其事而已矣誠見朋友之所以相成者得不信之耶自天地以來其意即傳之於聖賢自聖賢以來其意即傳之於師師之傳我是以聖賢傳我也傳而不習是天地聖賢之脉自我絕而我不得與於斯也以我爲天地以來不可少之我則合天地聖賢爲一身之我也得不習耶何所傳而何所習之曰仁而已矣誠而已矣即其交人謀人者也何所

交而何所謀之曰仁而已矣誠而已矣傳我者即師之仁也是誠傳我也非僞也交於我者即友之仁也是誠交於我者也非僞也待我而謀者即人之仁也誠見我之可與謀者也非僞也而我之習之交之謀之者非即我之仁乎仁又忍出之於假耶故天下有必不能不傳之師不能不交之朋友不能不待謀之人亦天地之仁之自然而我之不能不忠不能不信不能不習也亦性之自然而不容已者也

廣畏人教隰州學諸生

試隰州則以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遂副之以教言

昔之兵農出於一以農爲兵故終日亟農而不亟兵而農得其田則兵實於國矣後世則農專食而兵專戰而兵愈增而日見其不足也餉愈增而日見其不足也乂之民病而兵亦潰民猶土也兵猶土偶人也兵潰而復爲民猶土偶人之復還而爲土也而誠知土之卽土偶人也安得舍土以求土偶乎齊千里而

畏人知兵而不知政者也管子之內政非文王之政也而尚可以跨諸侯故戰國之談五伯者七雄皆豔追之而不知政即兵也七雄皆專尚力故秦得以其力之更大者而兼之使秦之商鞅范雎李斯與孟子遇未有不潰者也以項羽而當漢高之寬大尚不支況聖人之仁政乎觀秦人望漢高之入關而王秦與西楚之諸臣之叛而之漢也亦可以想見孟子用齊之一斑矣

廣重門擊柝教聞喜縣等六學諸生

試易則以重門擊柝以待暴客遂副之以教言

豫之象上震而下坤坤土蓋其國象也震蓋其暴客之警於外之象也其畫則震之上二畫偶者重門象也震之下一畫奇者門內擊柝之象也門與柝皆木爲之故象震而震木而有聲故柝象之也豫本和樂之義陽潛閉之極初出於地而有聲則和暢也卦稱建侯行師者震爲長男蓋君道而雷之驚至百里百里者侯封也行師亦雷震土之象也象則稱刑罰清

而民服者天之所以可畏以雷霆臨其上而人之所以可畏亦以刑罰臨其上也刑罰亦雷震土之象也侯百里而君之君可震畏而不使民畏之者立君正所以安民故人樂乎其有君也豫也君則不能不用兵兵雖可震畏正君之所以勘亂而安民者也故人亦不厭其兵之也豫也君則不能不用刑刑雖可震畏正君之所以鋤奸而安民者也故人亦不厭其刑之也豫也象則稱作樂崇德以殷薦之　上帝者聲莫大乎雷霆故雷霆者天地自然之樂也又豫之大

者也於八音又特象革故外家以雷爲連鼓之象而鼓以進師故詩曰鉦人伐鼓以動衆故詩曰鼛鼓弗勝是軍中亦自有樂也豫者則有正不正之岐情矣故六爻多繫之以凶以戒樂不可過也則豫蚤之義寓其中而未嘗明暴之耳至繫辭之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者乃始爲豫蚤之義如中庸之凡事豫則立之豫也重門者經國體野之義自建侯推之也擊柝以待暴客者自行師推之也取諸豫者自六爻之豫而凶者推之也其於卦則當月令之雷乃發聲宜爲二

月象矣然二月之卦爲大壯則雷在天上而又陽之四也復者雷動乎地中陽氣雖以冬至達地上而聲未出者也二月而聲出地卽騰乎天之上而爲大壯矣豫者盖雷聲之初出地尚未騰天之時與故初出地之時卽知其必騰乎天者是豫蚤之義而聖人之所以戒也

廣海隅出日教聞喜縣等六學諸生

試書則以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遂副之以教言

說者謂日出於海中予嘗登泰山之日觀峯觀日出矣日之將出也東方有明霞浮天已而日不自明中出乃自其霞內之暗中出人曰其暗者海水也此觀其似而不知日者也然明星之初上也俯視其下之暗處亦有一星焉久之漸上漸南如弓箕之曲而陟蔡如奔馬而下之一星隱矣是時日尚未出也乃知

下之一星者明星下映乎海而有此重星也久之不見下星者則漸臨乎中華之地界或在南海之澨矣然則明星亦豈出於海水中乎此大地而小天大海而小地者也自朱文公以來皆以爲天殼之穹之半皆水也以浮地是海大於地而接天夫海豈果有浮地之理哉海附乎地而海之外固有地也人止見海之極東而無際而不知海之外尚自有地岸耳蓋地之於海盂盛水之象非水浮舟之象也日蓋出乎地之外是在天地之間之太虛而非海也日初出之有明霞以天氣清朗而日映之而霞耳其出乎霞內之暗者是在天地之間若從海出而實非海盧肇之海潮賦則小兒辯日之類矣肇之言曰日傳於天天右旋入海而日隨之日之出也水其可以附之乎故因其灼激而退焉退於彼盈於此則潮之往來不足怪也又曰日激水而潮生月離日而潮大日之入海其必然之理乎又曰輒依洛下閎張平子何承天等以渾天爲法水與地居其半日月繞乎其下以證日激而成潮之理又曰地浮於天天在水外天道右轉七

政左旋日入則晚潮激於左日出則早潮激於右潮之小大則隨於月又引何承天曰迺觀渾儀研求天意乃悟天形正圓水居其半中高外卑水周其下又曰諸家能言天形而未知日之激水而成潮也天右旋入水爲夕則天在水下於卦爲需天左旋昇出爲朝於卦爲訟日出水上卦爲未濟濟之言陟也日東出而未西陟水此其象也日入水下卦爲既濟日右隨天入已陟於海周易之象其事較然是其說以日激海水而成潮爲渾天諸家之所未悟而已獨祛千載之惑而不自知其謬也援其說似乎天亦入海者而豈果有入海之天乎有大於天之海乎星辰傳天彼欲明星辰之入海而遂云天右旋入海亦惑矣日行乎地外之空虛者也海在地上而地周之中庸曰振河海而不洩是地載海之驗也未有海浮地之說可勝於聖賢之持論者地之下爲空虛是爲日月之道謂潮因乎月之大小則其說是月爲水母故枚乘謂觀濤以八月之望其謂日激之而潮生則謬矣凡水晝減而夜增水陰也遇陰則生遇陽則減故夜增

者日在地下而陰用事也晝減者日在地上而陽用事也是水者氣之所爲也水見日則消故日之出也則在東海之東自東而旁射之水之氣避之而西是以日出則早潮以向右非以日從海出而激之者日之入也則在西海之西日自西而返射之水之氣避之而東是以日入則晚潮以向左非以日入於海水之中而激之者中國無西海則肇之所見者東南海耳極西之大海不可見姑就肇說以評之而四海固自通也愚嘗至東海矣東海之早潮以天將曉以泰山之上計之日已在天而地未曉卽以肇說實之則此時日已離海矣又安得謂之激而潮是非水氣之避之而潮生乎早潮之退以卯辰間是非日至中華之地而水氣又避之而東乎晚潮則在未申間是時人間尚未昏卽以肇說實之則此時日尚未入海水中又安得激之而潮乎是非日已過海而水氣避之以西乎其潮退以向晦者日去海遠而入地而水復其故乎東海之潮汐亦無左右之可辨但見其有進退之候盖合東西之大勢衡之當有此左右進退之

氣機耳而三江之潮又因四海爲吹息矣至日行天之中則其水氣平故潮特見於朝夕之旁射或不易之理愚之說其畧與肇似彼以爲日激水愚以爲水避日此其持論不同之大畧耳至未濟既濟之義日經天而過海即爲濟不必濺水中而後爲濟也蹇蒙而涉之爲濟浮梁而過之者獨不爲濟乎愚嘗有詩云別嶼齊開渡呂橋正既濟之謂也所謂日在水下者在地下即水下非必水中而後爲濟也如肇之固於持論則地下尚有水亦安得謂日入地中乎至謂

廣火體教襄陵縣等八學諸生

論試目爲天地有無火體爰廣厥說而教之

邵子曰天火無體之火也地火有體之火也而注以爲天火有二雷火飛火天火也陽燧之火天交於地之火也地火有二石火木火地火也野鬼之火地交於天之火也愚以爲天火日地火木火生於木而傳於木故有體也日運於天而火之所從出者故無體也唯水亦然月其無體之水也孔子之贊易離之象在天爲日在地爲火人之生也形本乎地而性來乎

天者也形有體之人也性無體之人也知水火之功而不知日月爲寒暑之宗可乎水晝減而夜增日月之分行也陰陽應從其類也陽燧方諸之可取水火於天然後知日月之果爲無體之水火也然則功業附乎地而精神麗乎天亦不易之說也

縮而地就之以北遊也氣漸東漸下而又爲春是地非有遊也氣有遊而盈於此縮於彼故地因之以有四方上下氣之遊則因乎天之運天有一晝一夜之小運寔又有春夏秋冬之大運則通乎地之遊乃可以達天地之氣化而海潮日出無煩於强爲支離也肇者蓋溺於水而不知氣者也

廣三星在罶教聞喜縣等六學諸生

試詩則以三星在罶遂副之以教言

余嘗見江村海邦之人無蝗旱之恐云魚不可勝食耳天地總此氣化大祲大亂而氣之竭於陸者亦竭於澤矣抑所謂絶流而漁焚林而獸者亦乏樽節之人工與孟子曰數罟不入汚池魚鱉不可勝食也是王政及於澤之實與三星者非必心之謂也心爲三星中天王前太子未庶子而心字即三星象也三星之在天在隅在戶者謂心也此盖嘒彼小星三五在

東之謂與三非心五非緯則三星在罶固詩人之善爲詞與猶云遠浦漁舟釣月明耳牂羊羵首魴魚赤尾以首狀羊以尾狀魚可謂善言物理者也昔人謂迎之而不見其首隨之而不見其後盖善言象之大以詁易殆可方言之矣

廣四月日食教聞喜縣等六學諸生

試春秋則以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昭公七年遂副之以教言

詩曰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十月純陰之月也四月純陽之月也純陰而日食是陰用事也純陽而日食是陽失柄也十月固可醜四月尤可醜也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正陽之月謂四月也霜固可憂日食尤可憂也是歲四月壬申日有食之又在昴度壬占恒山以北愚按春秋二百四十二

年間而日食以三十六視近世亦可謂不數數矣其爲冬十月者二襄之二十年丙辰朔二十有一年庚辰朔是也然周之十月非今十月葢建酉之八月也其爲夏四月者二宣之十年丙辰昭之七年甲辰朔是也然周之四月非今四月葢建卯之二月也隱之三年己巳爲春秋書日食之始己占中州河濟文之元年癸亥癸占恒山以北襄之十有四年乙未朔乙四海之外不占二十有三年癸酉朔癸占恒山以北余亦不盡究其徵應想魯近河濟間則隱公或當之

至有兩月而再食者襄之二十有一年九月庚戌朔冬十月庚辰朔庚占華山以西二十有四年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八月癸巳朔甲四海之外不占八月則十月也癸占恒山以北而三氏皆不傳則天人之間亦難言之矣

廣威嚴教聞喜縣等六學諸生

試禮記則以非禮威嚴不行遂副之以教言

曲禮曰班朝治軍涖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聖人之於民曰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齊之以禮有耻且格又曰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夫民之悍而黨也馳一役以郎當之而數十百人者可組而至耳豈力之不敵耶曰禮以齊之也役之翹而列者以一人涖廳事俾之箠則箠俾之鞭則鞭豈力之不敵耶曰禮以齊之也郎卒之號而猛至千萬衆也而將以一人提之弗

敢不律者力之不敵耶曰禮以齊之也信陵君一得兵符而晉鄙之衆得以置法裁之者力之不敵耶曰禮而已矣禮也者人心之自然不得不然者也惟其心之不得不然之禮苟可以禮裁之耳而威嚴乃在禮即有跋扈之將一束之以周旋之禮汗流終日而不敢揮故惟禮可以已亂而爲國也漢高帝未央之燕羣臣多使酒狂呼叔孫爲綿蕞之儀以習之而武臣遂骨慄而不敢譁曰吾乃知天子之貴也貴以禮而已矣唐肅宗之即位靈武朝班不滿百武臣有背闕而坐者一御史以不敬糾之請付法而武臣皆膽薄帝曰吾得此御史而成朝廷亦成之以禮而已矣

廣能成教聞喜縣等六學諸生

試論則以能成又能不失其正遂副之以教言

予爲南考功時科臣有九年滿而試於吏部者予嘗

以此目試之矣亦以東垣方棘而臣子報國之時也

故發此論蓋邵子之言曰呂武既擅權矣臣不能不

希矣非臣之希是臣難乎其爲忠矣能爲其忠者不

亦希乎是知任天下事易死天下事難死天下事易

成天下事難苟成之又何計乎死與生也如其不成

雖死奚益況其有正與不正者乎與其死于不正孰

君生于正與其生于不正孰君死于正在乎忠與智者之一擇焉死固可惜貴乎成天下之事也如其敗天下之事一死奚以塞責生固可愛貴乎成天下之事也如其敗天下之事一生何以收功噫能成天下之事又能不失其正而生者非漢之留侯唐之梁公而何微斯二人則漢唐之祚或幾乎移矣豈若虛生虛死者焉夫虛生虛死者譬之蕭艾忠與智者不由乎其間矣是邵子之所以取二君子者以其善處呂武之事也呂武之事尚可以善處況禍不至於呂武

者乎以身殉國者臣節也亦佳名也以他人當之不爲開國家之釁即至潰國家而身從之忠與智乎何居伯溫曰古之成大事者不務爲區區之小忠以投人之耳目志於遠者大者而已嗟乎小忠者大忠之賊與然邵子生平不數數及諸葛氏而獨及留侯氏留侯氏身在事外而以我用天下之君與臣者故其身終在天下之外諸葛氏身在事中而用其君其終以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故邵子獨諄諄於留侯也則邵子之作用蓋與武侯異然梁公之相武后則人臣

之報國者爲之而爲聖人之學者則女主或可以不事也又安能與昌宗雙陸而周旋於嵩陽之讌與婞臣輩和詩乎留侯輕萬戶侯如脫屣高帝以其道高子房之而不名而終不可羈也則輕士嫚罵之辱必不至但其躡足附耳則朱子所謂武侯有不爲者武侯以伊尹之才行伯夷之志我可以制人而不爲人制則忠智全乎其間矣忠恩所爲數數贊之不厭者也